

左總短篇集

慈灯著



藝文書房

序

因爲我是一個當老總的，所以這本書叫老總短篇集，意思是：一個老總所寫的一些亂七八糟的短篇集成了一本烏書。

集成一本書，就覺着很高興。

這些幼稚，淺薄的東西，十分之九是好幾年以前的『不朽的大作』已經在報上填過窟窿，現在看，怎也看不順眼。可是我又捨不得全都撕碎，譬如說：一個母親，決不能因爲生了一大群醜丫頭沒有人愛就一個不剩，全打死呀！

反正我是弄成了這麼一本書，誰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吧，丟臉是丟自己的臉，挨罵呢？咱不在乎。

我得謝々給我畫封面的朝雲。

還有古丁，小松，外文諸位大哥各方面幫忙的恩，咱也不能忘，真的……。

慈 燈 一九四二年初冬於新京

目 錄

新 戰 術	皮氣大的教官	破 壤	路 上	欺 騙	夜 學 校	禁 令	登了一篇稿的人	雪 夜	禁 閉	壞 小 子	野營與野餐	絲 絨 料	山 中
.....													
一〇三	三	六	九	古	五	兒	四〇	三	二六	一八	一三	六	一

張安的失望	騎功	赴任	謝罪	激烈的戰鬥	拚命	搶親	梨樹溝	坍塌的房子	戰友	父親來的時候	包雜貨的紙	放大的尺	血的色水	一枝紙煙	往事
二九	三五	二〇五	一九五	一九一	一八七	一八四	一六	一七二	一六〇	一五二	一四二	一三三	二四	二六	一〇七

吉	排	長	二三八
燒	雞	二四三	
我們的旅伴	二四八		
閒	聊	二五三	
灰色的群	二五七		
發	餉	二七一	
妻的命令	二七五		
老	李	二八〇	
同	性	二八五	
行	軍	二八八	
狐	疑	二九四	
回	憶	三〇〇	
在英國人的地下室	三〇九		
前	哨	三七	

山中

太陽，好像一盆猛火似的，我們無論走到甚麼地方總逃不出它的毒晒。

熱的沒有法，我們把手巾在河里濕了水蒙在頭上，但是時間久了手巾也漸漸的熱起來，好像在鍋里蒸熱了一樣！

馬，都無精打采的邁着疲乏的腿，腹邊的汗水和濃重的白沫構成了無邊的河流，鼻孔里時時的噴出難受的氣息，我們時常用力的勤々繩繩振作起牠的精神來。

路邊的樹梢々的垂着緊密的枝葉，青草像睡熟了似的，路上的塵土發出叫人頭昏的熱氣，石頭冒着火星。

我們從巨大的石塊崩碎的山角下經過，拋在後面的道路掩蓋在騰起的塵土底下，而前面的道路雖然是彎彎曲曲的，有時像截斷了似的，但是轉一個彎，道路依然無盡無休的伸長下去，走到高處一望，彎曲的道路像一條布帶一樣。

在巨大的巖石堆滿的山谷裏，藏在濃密的荒林之間，有兩間孤獨的茅屋，小窗戶像馬眼睛似的，胆怯的探望著。一隻黃毛脫落的老狗對着我們用沉悶的嗓門叫了兩聲趕緊乏味兒的沉默了，照舊躺在牆角的陰影里難受的吐出舌頭用力的喘氣。

我們快活的下了馬，牽着馬走下一個崎嶇的斜坡，又跳過一條乾枯的溪溝，再費力的走上一個窄狹的高

坡就到了茅屋的門前。把馬拴在樹上，那條狗懶懶的爬起來，膽怯的躲開，在磨盤的後身躺下了。

一個矮小的老人，眼睛落進深陷的眼眶里，留一條有歷史意義的小髮辮，赤着紫紅色的上體，光着腳出來招待我們：

「你們幾位——辛，辛苦了……」

接着有個細長臉，尖下巴，厚嘴唇，兩條細腿像麻桿似的小姑娘，撲咚撲咚的跳着跑出來，把兩隻小手放在頭上，又背在身後，又往前面伸直，又叉着腰……不知放在甚麼地方好似的，那一對小眼睛，圓圓的，烏黑而且出奇的明亮，好像小鳥的眼睛，驚奇的看這個，看那個，又過去留心的看馬的腰邊流下的汗沫，對那隻狗說：

「去！」

狗領會她的意思，服從的點點頭，往遠處跑去了。

我們的老伙伴老孫過去和老人商量：

「老先生，有水麼？」

他親切的點點小頭，急忙往屋里走：

「我這就燒！」

老孫過去阻止他：

「老先生，用不着，涼水就行……」

「燒點兒吧，一會兒就好，——丫頭，拿草去！」

老孫已經從那間陰暗狹窄的小屋里弄了滿々的一瓢水小心翼翼の端出來：

「來吧，伙計們，誰喝？」

老人很抱歉的挾着腫眼皮：

「你們弟兄幾位，好容易到這兒，怎麼好喝凉水，這真是……」

在這前後左右全是層出不窮的山岳，這個老人和他的家族簡直是與世隔絕的生活着。

我們在這里戀々不捨的休息了一刻來鐘。

我們解開纏繩的時候，馬很不願意的翻々眼珠，好像是說：

「太熱，也太乏了，多讓我休息一回兒吧！」

我們從悶熱和疲乏里把精神振作起來，接續走我們沒有走完的路。

兩側的山々岳々像高大的牆壁樣把我們擋住，抬頭望々沒有一點兒雲的天空好像喝醉了似的搖々擺々，

山在搖動，地也在搖動。

馬非常吃力的舉着汗淋々的腿，鼻孔里吐着悶氣。

我們爬上山嶺了，在這里，可以把包圍了我們好久的山々岳々一望無遺，然而在我們的前面，還有的是

山地要包圍我們。

拿出望遠鏡看一下，前面那些山羣都是光禿的，稀疏的樹林，在這里一堆，那里一堆，頂大的村落不過

三五十人家，其餘所能看見的全是十家八家的小村莊。

我們往下坡走去了，馬邁開輕快的脚步，人也覺着舒服多了。

像這樣，我們悶熱的走了多半天，到下午，太陽一點兒一點兒的挪到西方，離開我們遠了，這才覺着涼快一點兒，這一晚我們必須在山里過夜。

我們看中一座距小村落東端不遠的廟堂，神像都不知上甚麼地方去了，里面是空的，我們從臨近一個人家借了幾捆穀草舖在地下，上面舖好各人攜帶的氈子，用石塊當枕頭。

我們自己動手弄東西吃，乾糧是攜帶的，買了一點兒小米來，有個頭髮稀少的中年婦人幫我們燒火，她的兒子不久以前死去了，兒媳婦改了嫁，只剩下她孤苦伶仃的一個人，這婦人是叫悲哀擊倒了，她的眼睛紅紅的，好像天天哭一樣。

睡到半夜，落起嘩嘩的大雨，廟前的山水發出轟轟的吼聲，好像山崩地裂一般。

然而第二天一早又是光明燦爛的太陽照着大地，難熬的炎熱又刻刻的逼近我們。

不休不息的走到中午時分，走出苦悶的山谷間，到了開曠的野地，在樹林裏聽見前方砲彈炸烈的巨響，這巨大的聲音在山岳之間發出沉悶的回聲。

不惜的打着馬跑出樹林，穿過荒蕪的田地，跑進寂寞的村落，再越過高崗一看，我們的部隊在山崗上早就配置好了。步兵部隊像些灰點子似的在稜線上配置妥當，砲兵在那左後方有樹木的山坡的左面瞪着眼睛。

我們迅速的跑到團部，把命令親手交給部隊長，這樣，我們的任務就算完了。

往回走，在山中遇見大雨，但是我們不能停步，冒着大雨前進。

人在馬上低着頭，飲着雨水，馬身上的汗水混着雨水，在亂雜々的響與音之中不停的邁着步……

（一九三九，七，六。於西南。）

絲絨料

(一)

張先生下班吃完了飯，照例是把結婚的時候太々刺繡的花枕頭，仔細的立起來靠在窗台上，當做柔輦舒適的沙發，懶洋洋的躺着看他從班上偷拿回來的一份新民報。

「精割小便包皮……」

他好奇的笑着唸起來。

女的在忙着收拾飯碗，她像一條活潑的魚一樣，屋裏屋外的游動着，聽見丈夫唸的這段新聞覺着奇怪：

「甚麼，包皮？」

「這是廣告啊。」

張先生歡喜的爬起，像指地圖似的讓妻子看，接着唸下去：

「不痛不癢，不誤作事，本所治療此症歷十年之久，決不痛苦，五日准好……」

女人半羞還半喜的推他肩頭一把：

「奇怪，你總是歡喜看這一類廣告，沒有出息的貨！」

張先生像個小孩子好似的嘻皮笑臉的看着他這美好的，處々能體貼他的意思的媳婦，滿意的裂着咀。

張先生有個皮氣，最歡喜聽媳婦罵他：「不害羞」「沒有出息」「不要臉」這類辭句，他總是高興的接受，因為她罵的時候是用溫柔，妖媚，十分迷人的細聲，並且表現出一幅「難爲情」的嘴臉，有時還舉起嫩白的小巴掌輕々的拍他一下，這種舉動，張先生就覺着舒服。

媳婦把碗收拾完，把又肥又圓的屁股靠近丈夫的大腿坐下：

「人家上屋李先生，給李太太買來兩件絲絨料，真好！」

「多少錢？」

「一件是五十塊錢，一共一百塊錢。」

這個數目當然並不算多，然而一個月的薪水是五十二塊錢的張先生却吃了一驚，——如果買一件衣料，吃不吃飯呢？

到晚上睡覺的時候，這個人間一點兒虛榮心也沒有的尊貴的新女性又熱烈的提起絲絨料的事情，她羨慕的說幸福的李太太那兩件絲絨料的顏色怎樣的新鮮，花樣多麼美麗，穿出去多麼高貴……

「得，得，別說啦，咱們買不起！」

張先生不耐煩的把愁苦的臉轉向舊報紙糊的牆壁。

(11)

女人已經早就替他想好買絲絨料的周到方法了。

「年度賞金，你不是能領八十來塊錢麼？買一件用不了……。」

「妳不看？我身上的協和服，不是和要飯化子一樣了麼？我總得做一件，你在家裏，好壞能將就。」

他這種圓滿的學說倒很合邏輯，但是妻子却一點兒也不贊成，用種種的理論反駁他。爲了征服丈夫起見，除了用溫柔婉轉的言語當防禦以外，還用變幻的甜密的表情勇猛的攻击，並且把胸脯貼緊了他的腰，轟炸他的靈魂。

最後，張先生是一敗塗地了，他這樣的下結論：

「到時候再說吧，發年度賞金還有半個來月呢！」

這半個來月，張先生的賢妻，她差不多天天講說絲摩料的種類，顏色，價格，做甚麼式樣的才算最流行，最摩登。

張先生很明白世界上女性的心理，尤其是我們貴國這些把依靠丈夫的喂養當做大光榮的女人，要生出一個甚麼歪七念頭，就像用鐵釘子釘住一樣，是很難打消的，而張先生的可愛的細君，無論甚麼事，一有了成竹在胸，就是死也情願，非達到那個目的不可，譬如說有一個火熱的時期，在床頭的會議席上，她一定要張先生活潑的改變姿勢，她說一上一下有點兒膩了。

「那麼妳說怎樣好？」

她把抹得紅紅的小嘴像小猫似的親密的靠近張先生的耳朵，悄悄的，大有深意的說：

「我……上……上……面……」

沒有辦法，張先生拗不過她，只好依從她高深的哲學，克苦的把這人類的原始的偉大的使命負擔下去。

了。

這不過是一個淺顯的實例，別的事也是如此類推。

(三)

所謂年度賞金的金終於領到手了。

這天晚上，張先生有個氣同道合的同事，外號叫大茶壺的來找他，一進屋就嚷嚷的叫，像騾驢一樣。

「老張，打八圈，你幹不幹。」

「都有誰？」

「老劉，老馮，我，三缺一，你算一個不？」

熱心的盼望了好久，要買絲絨料的張太太，豈肯輕易的把他放走？

「你敢去！你？我要放你走才怪呢……」

大茶壺把舌頭長長的吐出來又慢々の收回去。

「噁噁嘿，真勗害！」

「輸了怎麼辦？」女的嚴聲厲氣的問，握得緊々的小拳頭，狠々の敲着桌角。

大茶壺一看這個紅姑娘很難對付，於是好心好意的替張先生溫和的解釋：

「消遣消遣，輸贏沒有關係，多了不打，兩塊錢的。」

商量的結果是，大茶壺先走，張先生呆一回兒去回信。

「好吧，我們的老馮那兒等你，你可得快點兒去呀！」

大茶壺走後，張先生和他的尊夫人討論起來：

「我想，我一定能贏！」

「要輸了呢？」

「妳想々，歷來都是如此，倘若大家單找某一個人，那個人就非贏不可，我如果贏幾十，你的絲絨料能買，我的協和服也能做。」

看見丈夫有勝利的確信，女人情不自禁的動了心。

他磨拳擦掌，撻胸蹠足的聲明他有天大的把握，他還立定一個狡猾的計畫：

「如果我贏够了數，馬上就不幹，如果輸進去十塊錢，趕緊逃走，我就說頭痛，要命也不幹了，妳說怎樣？」

(四)

張先生聚精會神的和那三頭蒜坐在一起。

玲瓏的骨牌斷々續々的發出清脆的聲音。

張先生真走牌運，一開頭就贏起來，打了兩圈糊了兩把滿貫。他的女人心驚胆戰的去看他的時候，他的面前已經堆着一大堆迷人的票子和零錢了。

「贏了二十塊錢啦！」

張先生滿足的告訴她：

「妳先回去睡吧，不用等我……」

她臨走的時候，還暗暗的對丈夫用力的使一個眼色，從他身後捏他一把，怕他忘記了原定的計畫和決心。

一定是，她的八字不吉，把牌運帶走了，從她走後，張先生一把也沒有糊，贏的二十塊錢全回去了，還輸去好幾十。他想，原定的計畫，是不適於現狀的，決沒有老輸的道理，來幾把滿貫，輕而易舉的就把輸的錢弄回來，並且贏幾十。

但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安排的太多了，整整打了一夜，打完八圈，又加上八圈，張先生越輸火越大，人家都不願意幹了，他却非幹不可，輸的一分錢也不剩，還欠人家一大筆債務，只得垂頭喪氣，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

（五）

美貌多情，又是賢妻良母的典型的張太太，夜里做了不少動人的好夢，夢見她寶貝的丈夫贏了好幾百，好幾千塊錢回來，和她坐着五個輪子的大馬車到理想的百貨店買絲絨料，送到成衣局去量尺寸，又去看電影，吃西餐……

現在，張先生已經走到家門口了。

黑夜的勢利已經受不住光明的白晝的攻擊，悄悄的退却了，溫暖的晨光照遍大地，天真的家雀在房檐上

唱歌。

張先生好像被扯得四分五裂似的，面孔又黃又黑，眼圈有一道烏黑，好像戴着黑色眼鏡一樣。

他無精打采的敲々那還緊關着的木頭板子做的衙門，因為是寶貴的星期日，院裡的男女因為夜裡太辛苦，還在昏々的酣睡。

他靜々的等着。

他聽見「親愛的」妻急々忙々，脚步特別響的往外奔跑着來開門。

×

×

夫妻見面不知是怎樣一番情景，請聰明的讀君隨便的想像吧……。

(一九三八，九，二十。於黑山。)